

以舞影—雪梨歌劇院陶然遊

| 吳玉心

杏霖眼科

這座建築你絕對不會誤認，它可說是雪梨甚至是澳洲的代表。雪梨歌劇院最經典的影像莫過於在跨年晚會中，它沐浴在五光十色的焰火裏，那雪白的獨特外觀，總讓澳大利亞的形象在各國之間脫穎而出。

話說雪梨行程訂定之初，團長慧眼掃到歌劇院「正好」有韋伯名劇「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預定上演，英明如她立馬絞盡腦汁將全團近30人全塞進觀眾名單裏，因此抵達雪梨的當天下午便自機場逕奔歌劇院，它位於雪梨港便利朗角（Bennelong point），一旁便可看到雪梨第二大主角—港灣跨海大橋。在趨近歌劇院的過程中，第一次意識到它底部的基座滿大的，因上面白色的帆狀造型太顯眼，使得這灰褐色的平台往往被忽略了。當年建造時因結構計算失誤，這座平台曾被打掉重做，屋頂的「殼狀」外觀也由原設計圖的拋物線外形漸修改成圓弧外觀。說來有趣，1955年公開競圖時有32國233件作品參賽，評審們卻偏偏相中丹麥設計師約恩·烏松的草圖。當其時他默默無名，歌劇院圖稿其實是他的第一個大型公共建設，而且他在參賽前並未造訪過雪梨，妙吧？可能也因此劇院建造進度一直延宕，到了內部裝潢階段，烏松竟因資金未被政府批准而辭職，直至1973年，共歷時15年方才建成。這段曲折的身世、爭議性的建造過程，並未阻撓它散發自身獨特的魅力，很快便成為建築界表現主義的代表作之一。烏松在1966年請辭之後，未再踏上澳洲土地，連自己的設計傑作都未親見其完成。然而早在2007年歌劇院便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極高的評價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是少數20世紀落成的建築能獲得的殊榮。2009年，烏松去世一年後，歌劇院為他舉行了一次國家紀念活動。

比起烏松，我們幸運多了，能在淡藍色的天空下盡情地欣賞它煥白色的瓷磚構成的風帆外觀，醉心地看著它融合在海灣裏的風情，周邊廣場上滿滿的全是世界各地的朝聖者。我們尚未自全心傾慕的心境中清醒過來，便被導遊無情地催趕著進劇院去，因為驗票時間已逼近了。衝上廣闊的台階，進了大門，大廳櫃檯販售著節目表及CD片，匆匆驗了票之後，先找位子。劇院的規劃依座位樓層各有不同的進出口，我的座位要沿外圍階梯跑好幾層才能進入。坐定後才有閒心看那些穿著整齊的紳士及著小禮服的淑女們慢慢結伴入座，7：40如期開演。

歌劇院外觀 ▶

雪梨

請允許我歡躍

Sydney



歌劇院內休息區的小吧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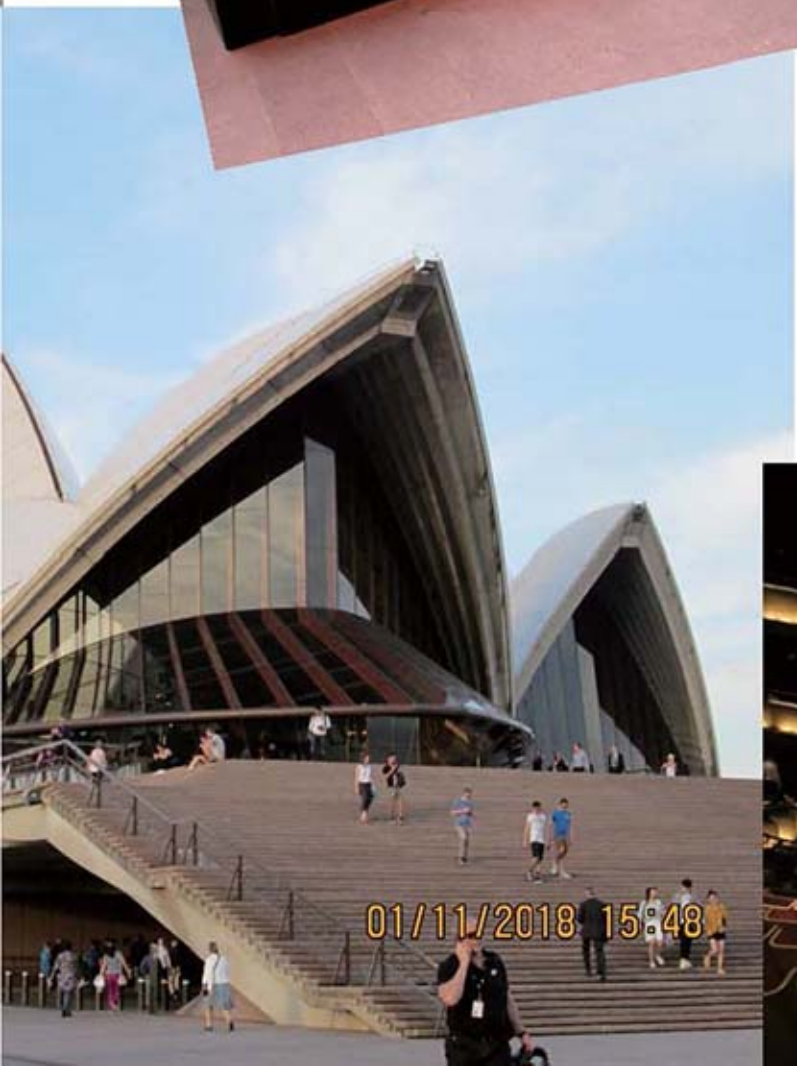


開場是阿根廷人民哀痛欲絕地接到艾娃去世的惡耗，接著劇情回到最初Evita以小鎮歌舞女郎之貌出現，和不成氣候的情人相偕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憑著美貌、聰慧及機運，周旋於各層高官將領間一步步往上爬。熟悉的曲目，由澳洲首席女主唱Tina主演，加上紐約百老匯製作團隊精心策劃的劇情，以歌舞劇型式，靈活地將劇情及韋伯歌劇的精華曲目融入，讓人在2個小時中走過艾娃的野心之旅。她鋼鐵般的意志將佩隆推上高位，也為自己在國內外獲得明星般的崇拜。

中場休息時外出透氣，順便到休息區探險。休息區其實就設在面對海灣的一個小平臺上，有個簡易吧檯，供應小點心及各式飲料，觀眾們人手一杯，站著聊的好熱烈。下半場劇情描述艾娃的處境在權力高峯中起了各種變化，國內民眾有人抗議其鐵腕，貴族大臣也漸有異心，最後連艾娃自己的身體都背叛了她。病危之際，無數人民秉燭在廣場徹夜祈禱，想挽回她們心目中的女神。舞台上設有一布幕，不時投現出當年艾娃的許多檔案照，確是魅力十足的美人胚子，莫怪佩隆及民眾為之癡狂。

韋伯精妙的樂曲將艾娃眩麗而哀愁的一生浪漫地植入人心，雖然很多阿根廷人認為劇中許多情節偏離史實，然而不可否認的，艾娃的生平事蹟也正因此劇才能如此廣為人知。在某些曲段中可聽到四隣有觀眾情不自禁地跟著輕輕哼唱了起來，很能體會那種入迷的心情。音樂的滲透力柔和但強韌，其影響力永遠比硬口號來得深遠。正如歌劇院本身，那份藝術品般的美感，終究會超越時空，凌駕於一切紛爭之上，成為令人動容的地標。

▲ 劇院內觀



以攀登－雪梨港灣大橋驚悚爬

來到雪梨港灣邊，一定不會勿視的兩大主角，其一是歌劇院，第二個便是像孿生兄弟般矗立在一旁的雪梨大橋。它橫跨在雪梨港上，連接商業中心及北岸，在工程師John Bradfield帶領下，由南北兩岸分別向海灣中心興建，最後在中央連結完成。竣工於1932年，最高處在海平面上134米，長1149公尺，也是世界上第五長的拱橋，直至1957年止，都是雪梨市的最高建築，其上有鐵道、機車道、人行道及自行車道，為雪梨市交通動脈之一，其周邊綠地和岩石區舊街道則是民眾散步攸遊的好去處。



▲ 全副武裝登大橋

但是雪梨大橋還提供了一項獨步全球的戶外休閒方式，要猜一下嗎？居然是攀爬大橋本身呢，1932年大橋落成開通時，興奮的觀禮羣眾爭相走上橋面，這個經驗深留在一個小男孩的心版上，那巍峨的鋼鐵巨人太壯觀，他滿心的崇敬在成人後轉為想更貼近的渴望，因而擬定一個活動，要帶人爬上大橋內部，近距離感受它的複雜及宏偉。然而這樣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被市政府駁回，而後歷經十年的努力，加上周詳而大膽的策劃，終究獲得了官方的肯定，批准了他的構想。雪梨大橋攀登公司的董事長Paul Cave終於創立了這項特殊的攀爬活動，自1998年10月開始服務顧客。因為融合了體力上驚險刺激、導覽內容又具歷史及文化內涵的特性，竟一舉成為澳洲國內遊客最愛的活動，雪梨市民有一半以上曾體驗過，至今已有約4百萬人次參與過，就如名嘴歐普拉等名流也驅之若鶩哩。

參加活動當日，於下午1:30準時報到。先由接待人員拿出文件，按上面的條例向大家宣讀，並問了一些問題，內容包括有無懷孕或75歲以上？有否重大心肺疾病或懼高等個人因素，最重要的是接下來約2小時的攀爬行程需審慎評估自己的體力是否足以完成，因為是絕不可能中途說要回頭的。接著引領大家到接待室，趁工作人員檢查裝備的空檔，播放活動的大致流程讓大家進入情況。時間一到，以10人為一組進入準備室，先換裝，當天豔陽高照，室外約31°C，工作人員建議只著內衣褲，外面再換上他們提供的深藍色連身裝。接著引導大家站到一個半圓形鋼環前，依序由腳套上安全套索，再捎上半身的裝備，將腰部繫索綁緊扣牢，宛如高空跳傘的規格配備。接著拔掉整套裝備繫在鋼環上的安全鉤，來到另一個房間，整個小隊的人全副武裝一字排開，由職員一一檢驗裝備並發給每人一個帶有小鉤的鴨舌帽、一條有橡皮環（可套在手腕上）的手帕，及一付頭罩式耳機。這些配備全被牢牢繫在衣服或安全索上。身上不允許有鑰匙、零錢等會游離的小物件。需知道，我們攀爬的可是車來人往的大橋，任何小東西以重力加速度落下，均可能危害到底下的人或車，不可不慎。

準備就緒後，出發了，由兩位導覽員帶隊，一前一後押著我們一串人，個個都把自己身上安全套索的鐵鉤掛在鐵橋的一條粗鋼索上，一路不間斷地滑過。先通過了數道窄門，沿牆壁爬上階梯，正逢火車在頭頂上轟然通過，好大的聲響！行經石造大橋墩時，導覽員解釋，說這兩個石造的大橋墩其實只是裝飾用的地標，承重能力並不大。就這樣耳邊聽著解說員的敘述，邊吹著不尋常的大風，沿鐵梯及鐵道逐步攀升，沒多久，火車鐵道變成在腳下了。再走一陣子，連車道、人行道都成了縮小的標誌線，大橋本就在雪梨最早開發的岩石區，因此也曾看到綠地上活動的行人和腳踏車騎士。

導遊的解說精采，但我仍不時會分神去看右手邊海灣中的雪梨歌劇院，沒想到能這麼暢快地親見它在視界裏展現出各種角度，那如貝殼或鳥翼狀的結構雖屬同一個弧線，但大小不同，互有低高的造型就是讓人相看兩不厭。難怪有人說這個建物本身就是人類創造史上無可爭議的傑作。注意力回到大橋本身，橋身上佈滿了碩大的鉚釘，一個個都有6公分大小，當年建造是趁鐵釘尚熱軟時用大鎚打入基座的，當橋身僅有初步鋼骨架構時，要在高空中進行這樣費力的工法，光想像就讓人捏把冷汗。風出奇的強，途中帽子被吹開3次，有一次乾脆連耳機也掀掉了，幸而牢靠的繫帶總能將它們抓回來。半途上有一次拍照機會，由導遊為大家拍個人照，雖竭力和強風相抗，仍拍得髮絲凌亂、一臉傻笑。我們的行程屬於基礎班，到大橋中點的制高點全組一起拍了紀念照後，便跨過中間的橫樑，由另一面橋架往回走。在這個高度看歌劇院十足是個精巧的模型。

▲ 雪梨港灣大橋



▲ 翻拍自大橋攀登公司的廣告照

回程看到的則是海灣西岸這一面的景致，半島上以民房居多，海天一色的景象令人心曠神怡。只不過此時漸已感到日曬的威力無窮，加上強風的吹襲蒸散作用強烈，口乾舌燥，回程時略感倦意了。終於回到出發點，鬆了一口氣，冰毛巾成了救命恩物，一直捨不得放開，換完裝歸還了連身裝及手帕，帶鉤鴨舌帽便留下來做紀念了。

活動就此結束了嗎？於我是不然，回到大巴士上，我把水瓶喝個一乾二淨，當晚用餐時灌下生平最多的冰可樂，卻一直澆不熄那份旱渴，彷彿在鐵橋上的太陽威力仍未消退，隔天又鬧肚子，算是攀爬大橋的代價吧。但是能以這種令人難忘的方式親炙人類建築工法的雄偉，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印記。永遠不會忘記在橋頂歡呼，對著雪梨歌劇院揮手的傻勁，以歌劇院為背景的橋上英姿見證著我難得的瘋狂事蹟，至今回味無窮，有機會您不妨也試試。